

我的香格里拉
自我发现的旅程
A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一个人的 斯里兰卡

YiGeRen De SiLiLanKa

新 桥 /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YiGeRen De SiLiLanKa

一个人的斯里兰卡

新 桥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斯里兰卡 / 新桥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6.3

(我的香格里拉)

ISBN 978-7-5647-3466-4

I. ①一… II. ①新…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2555号

一个人的斯里兰卡

YIGEREN DE SILILANKA

新 桥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特约策划	好有文化
责任编辑	杨仪玮
装帧设计	成都华林美术设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张 勇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品尺寸	226mm × 163mm
印 张	18.5
字 数	276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3466-4
定 价	45.00元

■著作权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5-83201495。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001 我的双眼长在双脚上……
- 005 尼甘布Negombo
印度洋边的老房子 / 缓慢的脚踏车路过的风景
湛蓝的鱼市
- 024 康提Kandy
Chitra的家 / 有佛牙舍利的寺庙
蜡染厂和HELGA' S FOLLYH
- 043 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
阿努拉德普勒在雨中 / “你收集了我的人生”
菩萨凝视的城市 / 摩托车穿过荒凉的寂静
- 074 米欣特莱Mihintale
清晨湿润的阶梯 / 赤足走在滚烫的岩石上
石头堆里的狮牌啤酒 / 菩提树叶标本
- 098 贾夫纳Jaffna
一直坐到KANKESANTHURAI / 在佩德罗洗一个冷水澡
LP上排名第一的旅店 / 我又回到了佩德罗 / 沉默的JOY
- 127 波隆纳鲁沃Polonnaruwa
启发观念是旅行最好的理由 / 无须上锁的脚踏车

- 烈日下的拜访 / 斯里兰卡的男人很棒很棒
- 155 锡吉里耶（狮子岩）Sijiriya
一改再改的行程 / 汗流浹背看壁画 / 一票难求的埃拉火车票
- 171 埃拉 Ella
火车上的酸奶 / 湿婆的眼睛
- 184 哈普塔勒Haputale
再来一段火车之旅 / 立顿的椅子 / 年夜饭 / 再见老马
霍顿平原 / 在世界的尽头
- 210 米瑞莎Mirissa
没有竹子的竹园旅店 / 意料之外的渔港 / 通往神秘海滩的道路
完美的隐退之地 / 礁石上的日落 / 蓝鲸在哪里
- 231 加勒 Galle
有电热水壶的房间 / 木杆子上的渔者 / 每个人的故事都独特
静若沉眠的加勒古城 / 海上指挥家Asoka / 火车门口的帅哥
- 259 科伦坡Colombo
漂流旅店的四人间 / 在科伦坡匆匆的一日 / 末期之遇，不告而别
- 281 写在后面

我的双眼长在双脚上……

——写在前面的话

南·谢泼德（Nan Shepherd）在《活着的群山》（*The Living Mountain*, 1977）一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的双眼长在双脚上……”也就是说，我走了有多远，于是，也就能看见有多远。对于一个喜爱行走的人而言，他（她）的存在感就存在于出发和抵达之间的那段幸福的悬置里。“在路上”是一个神圣的安全气囊，十多年以来，我一直背负着它，而这种背负，让我高兴和雀跃。

我对远方的陌生、疏离和不确定感所产生的兴趣远远胜过我对周遭琐碎的熟视无睹的兴趣。非洲喀麦隆的多瓦悠人，喜马拉雅山脉的雪豹，凯尔特人的三叶草，哈利·克拉克（Harry Clarke）群青色（ultramarine）的教堂彩窗，恒星与行星……举凡这些令我感兴趣的事情，都让我激起学习的兴致。趋近，观察，认识，提问，理解，我觉得这是让我的人生变得有滋有味的途径。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不仅是一位传奇的物理学家，也是杰出的邦戈鼓鼓手，更是

能撬开保险柜的高手。他用下面的这几句话来总结他学习不辍的一生：“我生来一无所知，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四处不断学习来改变这个事实。”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但是，仍旧以有涯随无涯，我觉得这是乐趣。我喜欢活得有趣。

2015年的冬日。我一个人在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行走了20天。那是一段恍若每天都吃到了各种彩色糖果的甜蜜时光。看见：碧海蓝天，山水丰饶，古迹苍苍，民风纯良。从尼甘布出发，往北，到康提，到阿努拉德普勒，到米欣特莱，到贾夫纳，回到阿努拉德普勒，再到波隆纳鲁沃，南下到锡吉里耶，回到康提，继续往南到埃拉，到哈普塔勒，去霍顿平原徒步，往南经过韦勒沃耶、马特勒到米瑞莎，从米瑞莎到加勒，最后从加勒到科伦坡。这便是我不急不缓的行走路线。

正如罗伯特·麦克法伦（Macfarlane，R）所言那样：“关乎步行作为一种寻访内心世界的方式，关乎我们走过的风景塑造我们的各种微妙的方式。”我一个人，在两种“方式”的指引下，孤独而浪漫而欢悦。也正是为了成全与维护自己的孤独，我才欣然于一个人的奔波。独自上路、独自吃饭、独自阅读、独自写作、独自入眠，这是我最为普通不过的常态，我甚至无法再产

生一种关于“更好的可能性”的分别念。我和我的孤独犹如我和我的呼吸一样，我已经习惯了与它日夜共存。连我思维的节奏，也是和孤独同步，跳着热烈的华尔兹。

永不止息的潮湿与炎热的律动，混合着水果的香气、花的香气在斯里兰卡的四处铺展。另外一种铺张浪费的铺展，就是到处所见的惊心动魄的蓝。你找不出任何现成的词汇来形容那种蓝，它是完全立体的，现场的，任何摄影器材都不能够复制的那种令人窒息的蓝色——群青色（ultramarine），群蓝之冠。极明艳却庄肃，极清澈却深邃。像15世纪意大利画家切尼尼在写给同行的《手艺人手册》中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辉煌、绝美的蓝色，比其他任何色彩更完美；人类在它面前不知所措，哑口无言。”

按理说，人是不应该试图恢复旧日的记忆的。都是徒劳。可是，我闭上眼睛，脑海里瞬间拉扯出盈盈的群青色。世上的好东西也都是差不多的，你既不知道要拿它做什么，也绝不可能重返——只是，在遇见的时候，能深深地看一眼就好。

然而，走过之后，看见之后，转了一个圈之后，人坐在灯光下，安详地面对着电脑的屏，试着换一种方式

去抚摸曾经看见的一切。清晨淡漠的印度洋，于空中燃烧的日，碧蓝的海水中一抹蓝鲸的背脊……这世界上有很多愉快的事——男人，女人，书籍，水果，思想……

在每一段旅行之后，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收梢，这就是游记的魅力所在。文字的排列不只是记载了自己的旅行经历，也封存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独特时空。每个人走过的地方都在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即使重返现场也是物是人非。写游记好比拍照，按下快门的那瞬间，就把流动的时光留下了切面，成为不变的永恒。每篇游记都是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结缘。若没有留下记录，就好像一切酸甜苦辣都没拥有过。漫漫长路，想不起来的过往，其实也等于不曾发生。

“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与时光飞逝感。你因自己毫发无伤重返一个安全、可预期、黑色毛毛虫瘟疫不会推翻宇宙时间表的世界而如释重负。诸此种种，都让你以全新眼光审视自己。”（〔英〕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万水千山踏遍，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这一切的一切，让自我心性的光芒，在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中，熠熠生辉。“想了解松树，就走向松树。”松尾芭蕉说。于是，我走向斯里兰卡，去紧紧地搂住自己。



尼甘布 Negombo

尼甘布，斯里兰卡西部港市，位于尼甘布潟湖的北岸，科伦坡以北30公里。人口12万（2013年）。产稻、椰子、肉桂。手工业有制陶、铜器和制革等。重要渔港，盛产对虾和蟹。有17世纪荷兰建筑物的残迹。大多数尼甘布人，信仰天主教。一般来说，在游客的心目中，把尼甘布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市镇中心区，一个是海滩区。

印度洋边的老房子

临近出发，我才决定把在斯里兰卡的第一个夜晚定在尼甘布，这个距离班达拉奈克（Bandaranaike）国际机场很近的海边小镇。据介绍，尼甘布的人民极为厚道，海滩很低调，很安详，在低调与安详之中透着优雅的气质。另外，面积不大的尼甘布，还有一个尼甘布潟湖（Negombo lagoon）。这是一个有湖有海的小镇。尼甘布受天主教文化的影响至深，所以，这里的人大多信奉天主教。在尼甘布，教堂星罗棋布，以至于有时被称作“小罗马”。

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不大，很朴实。我在机场一楼用200欧元换了成千上万的卢比后，揣着鼓鼓囊囊的钱包意气风发地走出机场，去寻找Lalani在短信里提到的位于机场左边的邮局。Lalani，是我从airbnb上选定的我在尼甘布留宿的民居的主人。

在我还不太适应的热带阳光下走了半分钟，感觉方向不对。问

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机场工作人员，他毫不犹豫地指着右边说，邮局应该往那边走。我想再肯定。走几步再问一个工作人员，他也说是往右边走。我后来明白过来，Lalani说的左手边，是面对机场的左边。而我认为的左边，是我走出机场的左边。很快，我看见了邮局。我没有看见邮局的大门，只看见在面向道路的这一侧有一排小窗口。我没有看见“post office”这样醒目的标识。还有，因为窗口小，几乎看不见里面的工作人员。如果不仔细看，根本不知道这里是邮局。

我刚在邮局前站稳，一个黑黑瘦弱的年轻男子走过来，用我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你是Wendy？”我伸手过去与他握手。我想他就是Lalani在邮件里说到的Suresh。Lalani告诉我，她目前在康提，Suresh会来接我。

我和我的行李在一辆暗绿色的面包车里。晒得热烘烘的车厢里，好多飞舞的苍蝇。年轻男子一边打开释放着可以忽略不计的冷空气的空调，一边往外使劲轰着苍蝇们。可是，苍蝇们也怕热，拼死拼活赖在车厢里不出去。一分钟以后，年轻人不再努力驱赶苍蝇，我也习惯了苍蝇们飞舞时的嗡嗡的声音。年轻司机沉默不语地开车，开了不多久，车子停在路边。他朝着一个看不见人的院子里喊了几声，几秒钟之后，走出一个40多岁样子的男人。中年男子坐进副驾驶室，回头笑一笑，问我：“你是Wendy？”

中年男子是来带路的，不过他明显是开车的年轻男子的头儿。经过一个黑乎乎墙壁的印度教寺庙，一个看着光明磊落的教堂，拐进一个无人的逼仄的小巷子，七拐八弯之后，我这才意识到，我到了斯里兰卡。然后，我到了Lalani在印度洋边的房子前。

房前的院子不大，两个男子坐在房子的长廊里远远地看着我。一扇小门开着，往外一看，沙滩，印度洋。一个身穿深绿色衬衫、身材匀称、面色略显白净、头发凌乱却是飘逸的30多岁的男子走来，笑着跟我握手，说自己叫Suresh，我这才恍然大悟。

Suresh带我去看房间。走进房子，暗沉的光影里，浩大的一个厅堂。木地板斑驳透着往日岁月里的优雅，如今却已经有没落的伤怀。

沿着木质楼梯缓缓而上，我走进房间。房间宽大无比，起码有20个平方米。一个面目黝黑的高个子男人正在铺床。房间的采光不是很好，太暗，走上阳台，也看不见印度洋，我问Suresh有没有别的房间。

我们走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光线好多了。同样是宽敞无比的房间里一张硕大的木床。淡蓝色的蚊帐在呼呼吹动的电风扇扇叶挥动下轻轻摇晃。我站在墙壁斑驳、木质栏杆已经开裂的阳台上，望见了一小眼的印度洋。我说，我就住这间房子。

高个子黑面男子要把那间房间里已经铺好的床单再换到这个房间里来，需要等待。Suresh带我从院子角落里的小门出去。我们走在印度洋边的沙滩上。这是我第一次，走在印度洋边。暗沉的寂寞的天光之下，我看见陌生的海岸，无声汹涌的浪潮，没有蓝天。回头看看Lalani的房子，感觉它就是在我身后的残篇断简，恍若一个面无表情的老妇人。

阴云下的印度洋十分暗淡。低低的云层让天空仿如加了一个斜斜的天盖。距离海滩几十步远的地方有几处可以喝酒的木房子，里面没有客人。整个海滩显得缓慢，笨拙，毫无生机。一排树迎着从印度洋吹来的风。

“风从不停息。” Suresh说。

有几个西方女子铺着浴巾在沙滩上躺着。一个女人坐在一块浴巾上打坐。一个身体精瘦的男子从我们身边跑过奔向更远的海滩。一艘刷着几种颜色鲜艳无比的oruvas伸臂独木舟放在沙滩上。一切看起来像一部默片。这个场景，让我想起维姆·文德斯电影。在一种沉闷和压抑中找到存在的理由。《柏林的苍穹下》《里斯本的故事》《德克萨斯的巴黎》《云上的日子》《乐满哈瓦那》《寻找小津》……这些文德斯的经典之作，足以让我在日常的琐碎细节中寻找与某个电影画面相契合的蛛丝马迹。

我眼前的oruvas：上面一层刷着深绿色的油漆，白色的长方形图形覆盖在绿色油漆上，船身中部是明黄和金黄，下部的颜色则是回到最初的深绿色。探头看oruvas的内部，非常窄，只有一尺来宽。船头像努起的鱼嘴。从船头到船尾，用横着的木头作为隔断。稍胖一点的渔夫估计都要侧着站在船里才行，或者只得是严丝密缝地卡在船里方可。oruvas

的外形和意大利的贡多拉有点异曲同工。不过，意大利的贡多拉因为穿梭在威尼斯细细窄窄的小水道里，所以船不能太宽，但是在这浩然壮阔的印度洋，为什么也会出现这样的伸臂独木舟呢？

一个剪着平头、头发干燥、穿着黑色耐克T恤、50多岁的男人走过来，双腿修长，黑得深刻的脸，布满了如刀刻般的皱纹。他眼睛泛红，眼白带有黑点。他用狠狠的目光死命地盯着我，却又用柔柔的语调问：“可不可以给我拍照？”我看见他的牙齿破裂变色。

我以为我听错了。到了异乡，我最怕自己肆无忌惮的镜头唐突了别人伤害了别人，拍照总是躲躲闪闪。有这样一个生动的面目主动闯入我的镜头，我有些意外和惊讶。又想是不是当地有这个挣钱的行当，当模特儿给人拍照挣钱？不过，男人继续问：“可不可以给我拍照？”我又想，是不是他想和我合影拍照？

正想着，男人继续用“狠狠”的目光眼巴巴地盯着我。我也不管那么多了，谁叫你送上门来自投罗网。我举起相机就对准他那张略显得苦大仇深的脸狠狠地按下快门。

然后，男人继续用低低的声音问：“明天要不要坐船游那边的几个海岛？”

我说：“我明天去康提，没有时间出海。”

男人继续用苦大仇深的眼光看着我，问：“明天要不要坐船游那边的几个海岛？”

我说：“我明天去康提。”

我和Suresh在沙滩上不紧不慢地走着。Suresh说这里刚下过雨，说自己的家在镇子的中心，他自己平时帮助Lalani做些事。看见我挂在胸前的佛珠，Suresh说自己也是佛教徒。这在绝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的尼甘布，是很稀有了。他让我把佛珠取下来给他看看。他仔细捻了捻佛珠，我看见他的手指很修长。Suresh问我平时怎么做冥想（meditation）。他非常期待地说，等下他要和我好好切磋一下这个冥想的问题。走了不太长的距离后，我们掉头往回走。我问Suresh，Lalani那一栋看起来像迟暮的美人的房子是不是属于Lalani家庭的。Suresh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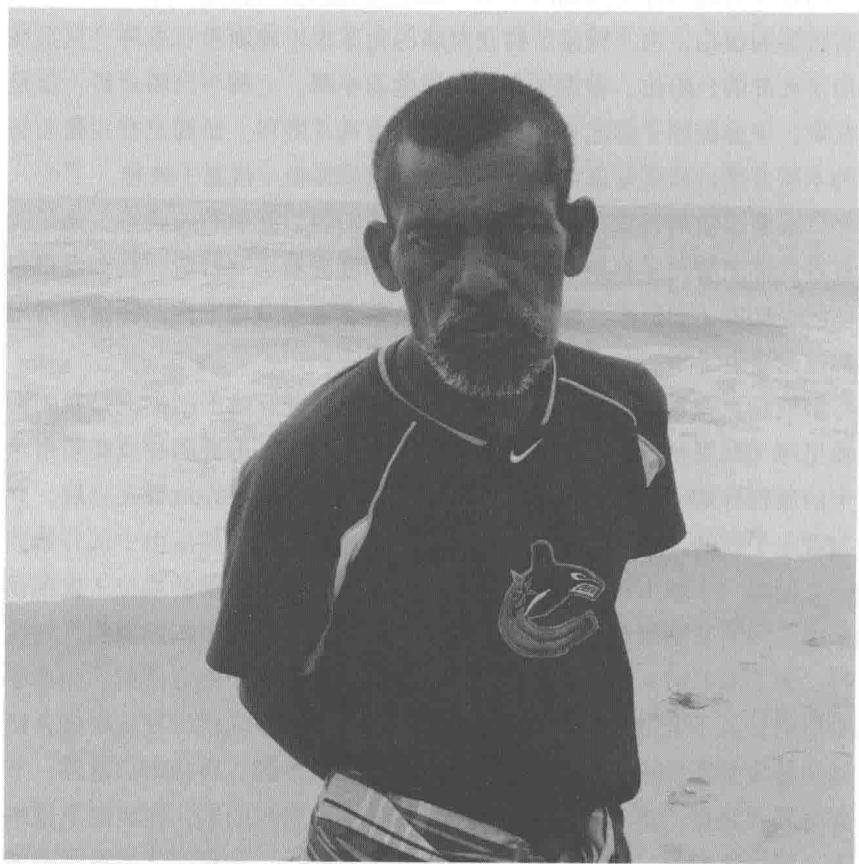
是，这是一个荷兰老太太的，Lalani只是租用的。他还说，Lalani叔叔家的房子也在airbnb上面注册了，那才是他们自己的房子。

荷兰老太太留下的房子一共有三层楼。第一层是接待室，也是饭厅。二楼有五间房间作为客房。三楼应该是平台。房子够老够味了。房子的墙面看起来像是煮糊的牛奶上漂浮着的陈旧的黄色的皮。院子里没有太多的植物，两三棵椰子树在院墙的角落里。地面没有草坪，只是在房子底部的台阶边，看得见有一些绿色的小草。上两个台阶之后，就是长廊。十多根柱子撑起长廊上面斜斜的有瓦片的顶。长廊上有几张简易的木质方桌，几张有靠背的塑料椅子围绕着其中一张桌子放着。

看着眼前的落寞，我有些心疼。好像旧着，就揪着人的心。如果我日日这样坐着，一杯茶一片饼干，望着印度洋看书写日记，我会觉得自己已经80岁了。但是，同时，我会感觉我非常安全和干爽。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现在，我和Suresh坐在长廊里，没有茶，没有饼干。桌上是我的孤独星球《斯里兰卡》（简称LP）和黑色笔记本。Suresh问起我在斯里兰卡的旅行计划，我打开地图大致讲了一下。Suresh耐心地听完之后，立刻否定了我的计划。我的原计划是从尼甘布到康提，然后由中部开始，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往北向贾夫纳靠近，然后迁回到中部的埃拉，去霍顿平原，再南下到米瑞莎，再沿着西海岸到科伦坡。如果按照我的计划执行，为了不走回头路，中途我就必须要在东海岸选个地方落脚。而在冬季里明显是不合适在斯里兰卡的东部旅行的。Suresh建议我从康提直接到阿努拉德普勒然后就直上贾夫纳，之后回到中部，再往南。这样，节省时间和路程，更不需要去东部了。Suresh拿起我的笔，在我的笔记本上，详细地把我一步一步要走的路线写在本子上。他还写下沿途几个城市里他所知道的旅店的名字，包括联系电话。他说，如果我到时候没有住处，可以做应急之用。

Suresh拿出他的诺基亚手机对我说：“Wendy，我想和你合影。”我说：“不行，Suresh。我坐了好长时间的飞机，加上转机，十几个小时没有睡觉。没有洗澡洗头，从头到脚脏兮兮。我不允许这样的



男人“狠狠”地对我说：可不可以给我拍照？

形象被拍下来。”我看着他，说：“我们还有机会合影的。”“好吧。”Suresh说。他有些失望地收起了手机。

缓慢的脚踏车路过的风景

接下来要紧的事情依次是：租脚踏车，洗澡，洗衣服。Suresh说租脚踏车很方便。他领着我走出巷子去找租车行。Lalani的房子是海滩地区。从小巷子走出来是静悄悄的Lewis Pl路。除了偶尔经过的突突车所制造的短暂的声响以外，再无其他声响。一家挨着一家的家庭旅店门口写着“rooms”。还有一些在刺眼的阳光之下有些无精打采的小商店。阳光似乎在午睡。所有对话都在耳语中进行。我让Suresh先带我去买矿泉水。就在几个用水泥做成的小圆凳子的公共汽车站台前，正对着圣母玛利亚塑像的地方，有一个蓝色的小房子。一个小商店。

拎着一大瓶矿泉水，我们回到被阳光照得亮晃晃的大路上。Suresh推着摩托车不方便，他说他先骑一段路，然后在前面等着我走过去。这样走走停停，一走一等，我们很快就找到一家租车店。在干净简单的小办公室里，我和租车老板谈好，明天早晨十点半左右归还脚踏车。400卢比，也就是20元钱。高个子老板并没有把放在路边的脚踏车给我，而是领我走进旁边的一个院子里，把停在院子里一棵参天大树下的、一辆看起来比较新的女式脚踏车给我。老板帮我调整了座椅高度。我骑上去在院子里试了试刹车。很满意。我们回到办公室，我递给他一张面额5000卢比的巨款。我以小人之心担心，他到时候可能要忘记退我4600卢比。我让他在给我的名片上注明，当我归还脚踏车时，他要退还我4600卢比。

我跟Suresh告别，他要回镇子中心去。看着Suresh骑着摩托车走远，我骑上脚踏车悠然往旅店走。一时间我忘记了在斯里兰卡车辆是靠左行驶，我在道路的右边怡然自得地向前骑行。迎面呼啸而来的突突车（tuk-tuk或是trishaws）和摩托车。还有看起来呆头呆脑的公交车从我

身边飞驰而过，我才猛然醒悟，赶紧从右车道换到左车道。突突车是一种由印度制造的喷着黑烟的交通工具。突突车司机有一种肆无忌惮的豪迈，可以潇洒地在公共汽车、小轿车、摩托车之间穿梭，虽然乘客往往会捏着一把汗，可是，还是觉得坐在这样的轰鸣的三轮车上，更加入乡随俗和刺激。短短的一段路程里，我时时看见圣母玛利亚静悄悄地站在街边的一个小玻璃柜子里。沉默不语。

骑回旅店，将车子放在院子的一角，我赶紧上楼洗澡洗头换衣服。浴室很大，刷着绿色的漆。有浴缸，也有淋浴房，连洗手池都是超越常规的大。洗手池边有一块小小的肥皂，用白纸包起来，看着更像是一块糖。我拆开包装用肥皂来洗手，感觉质量并不差。洗衣服，我是用自己带去的沐浴液来洗，这样节省抹肥皂的时间，衣服上也有淡淡的花香。把衬衫洗净后，我才发现，我没有找到晾衣服的衣架，也不知道衣服应该挂在哪里。

我发现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木架子。木架子一米来高，高高低低前前后后有三根横着的木条。中间的那根木条最高，上面搭着两条颜色暗淡、摸起来手感很强悍的绿色浴巾。我当然就以为木架子是用来搭浴巾的器物。我后来才知道，在斯里兰卡，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旅店的房间里，都有一个这样的设备，除了用来搭浴巾，也是用来晾衣服。每家每户把洗干净的衣服一层一层搭好，就放在路边或者院子里晾晒。

可是，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宝贝的用处。东翻西找，最后我在靠门边的一个硕大的古老的衣柜里翻出两个衣架。我用湿巾纸把通往阳台的门框擦干净，把晾着我的衬衫的衣架挂在门上，这样，从印度洋上吹来的风，和电扇扇起的风，两面夹击我的衬衫。衬衫在房间里翩然起舞。

我慢慢悠悠骑着车子出门去。先去找荷兰要塞Dutch Fort，也顺便去镇中心看看。我住的海滩区离镇中心有大约两公里。一路上很安静，空空荡荡。空空的时候，有时候看起来很糟，荒废没有生机。空空的时候，有时候看起来又很惬意，恍若自己漂泊在一部默片里。骑车走在Lewis Pl路上，两边的房屋似乎是人去楼空，如同根本没有人居住。风从印度洋吹过来，温热的风。一些小商店的门口站着一两个人。时不